

# 失落的天使



△院中收養約五十位院童，多虧有仁慈的修女照顧。

邱秀美

六月二日的清晨，風兒還帶點兒涼意，早起的感覺真好。曹學長更早，已經到天凱堂跑完一趟公差，隨即搭乘他的九人座交通車到台北火車站，和幹訓班的學長們會合，準備展開今早的活動——訪問聖安娜之家。到了火車站，有五位二十來歲的學生，穿著牛仔褲、T恤，手上還拿著麵包，靈活輕快的跳上車，一路上談笑風生，洋溢著青春活力。從他（

她）們臉上看出對未來充滿憧憬，充滿希望。

關懷幼兒慰問活動是忠恕學院總務處八十五年度計劃活動之一，每年總要挑選兩所團體做為參訪對象，例如老人之家、孤兒院……。今年的第一站——私立聖安娜之家，座落於台北市鬧區，是天主教會附設教養機構。成立於一九七二年，院長是白永恩牧師。目前院中收養約有五十位屬腦性麻痺及智能障礙兒童。採住宿制，酌收象徵性費用，治療費視家境而定，而教育費則全免。可由機構轉介或由家長直接申請，須附戶籍影印本及診斷書。院中龐大的醫療支出及生活費，極需靠外界捐獻支援。抱著關懷、瞭解的心情，在道務處長劉定文點傳師帶領下，由忠恕學院二年級各處室代表，及幹訓班幹部代表前來致慰問金。

八點許，全體人員都到齊了，離約定慰訪的時間還稍早一點，因為是第一次來訪，難免好奇的在門口東張西望，祇見正對大門口是一幢灰白色大禮堂，四周花木扶疏，景色宜人。禮堂的門雖掩閉著，卻傳出佈道唱頌聲，告訴了我們裡邊正在作禮拜，也提醒了大伙不要打破這一片寧靜。禮堂的後方是一排老舊的二樓建築，「聖安娜之家」幾個大字倒也顯得醒目。我們很難想像在繁華熱鬧的中山北路天母地區，竟有這樣一塊慈愛園地，更凸顯出現代人幾已枯竭的仁慈心靈所剩餘的最後精神堡壘。九點半一到，禮堂的大門打開，如魚貫般走出一群外國人，接著另一群人又進入作禮拜，原來星期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，也是大家親近上帝的日子。

接待的修女終於出現，個

兒小面帶笑容的走過來，她引導我們上二樓，邊走邊說裏面空氣不好，而工作人員早已習慣了。房門才一打開，果然一股尿騷味衝鼻而來，原來這一群年齡不同的孩子全需穿紙尿褲。突然，位於角落的一位男孩扭動著身軀，拖著白皙發育不良的細瘦雙腿，蠕行前進抱住鄭學長兩膝，鄭學長在驚愕之餘，自然的伸出兩手扶持孩子的兩肩，他卻像吸盤般黏附上身；而靠床的另一位男孩，看不清他的面容，雙腳貼地彎著腰，不停的以額頭撞擊枕頭，工作人員解釋說：每當有訪客來時就會這樣，喜歡被抱引人注意。天哪！可憐的孩子不敢奢求父母的擁抱，祇乞求有溫暖的身體讓他依偎，告訴自己這世界並沒有把他遺棄，他是上帝失落的天使。再往前一

看，有更多失落的天使茫茫然

地躺在一張特製的大床上，他（她）們沒有微笑，沒有希望。幸而有這些捨身信主的修女，本著天主的仁慈，無怨無悔





△聖安娜之家贈感謝狀，由劉定文點傳師代表接受。

的幫助這些吃喝拉撒洗都仰賴於人的可憐孩子們。

台灣目前類似的私立收容機構，有很多是由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外國人士設立。在西方思想中，孩子得腦性麻痺完全與個人或祖先的道德生活無關，家人無須為此感到羞恥。根據文獻報告，每一千名新生兒中，至少有三名是腦性麻痺兒，因為它不是傳染性疾病，所以這種機率不能完全避免。而在一般東方人思想，如家中有了腦性麻痺兒，個人品德甚或祖德難免不被質疑，而家人更是充斥著自責或埋怨，對自己小孩有強烈的羞恥感。家人的感覺帶給孩子極大的壓力，也因為家長的隔離及拒絕態度，更造成孩子嚴重心理障礙。有的家庭則是求救無門，在別人的不諒解，自己長期陷於

孤苦煎熬奮鬥中，最後是希望的破滅。而社會上的醫療補助或經濟資助，皆屬消極的，仍停留於即興式的慈悲憐人的境界。惟有以專業、愛心了解孩子學習上的困難和潛能，才可以給與他們最大的協助。且身為父母親者亦應具備正確的優生常識，才可以避免對自己或他人之智障兒誤以為是羞恥，而給與正確的幫助。

離開了聖安娜之家，心中的感傷尚無法平息，那五位二十來歲，神采奕奕的在學學生，早上還活蹦亂跳，這會兒倒默默佇立於一旁。大家內心所受的震撼非筆墨所能形容，知足、惜福是最大的收穫，往後更要積極、開放、接受的态度面對人生的悲苦，願世間再也沒有失落的天使。